

白乡拾穗

Bai Xiang Shi Sui

平女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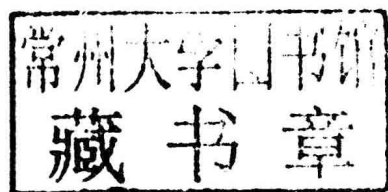


云南大学出版社
Yunnan University Press

白乡拾穗

Bai Xiang Shi Sui

平女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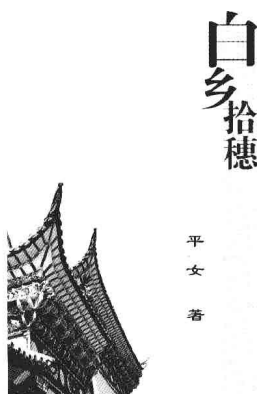
白乡拾穗/姚世丽著. —昆明:
云南大学出版社, 2011

(丽江论丛)

ISBN 978-7-5482-0724-5

I. ①白… II. ①姚… III. ①白族—民族文化—丽江地区
IV. ①K285.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243843号



策划编辑: 柴伟
责任编辑: 柴伟 庄鹏
装帧设计: 万众传媒

出版发行: 云南大学出版社

印装: 昆明佳迪兴隆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889mm × 1194mm 1/32

总印张: 28.625

总字数: 572千

版次: 2011年12月第1版

印次: 2011年12月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482-0724-5

总定价: 90.00元(总三册)

地址: 云南省昆明市翠湖北路2号云南大学英华园内

电话: 0871-5033244

网址: <http://www.ynup.com>

邮编: 650091

E-mail: market@ynup.com

青刺花开（代序）

杨杰宏

2003 年在丽江木府参加徐霞客学术研讨会，由此认识了杨金山老师，也开始了我们的忘年交：同杨老师一道多次承担了导游培训工作；一同探访香格里拉秘境，骑行茶马古道，畅游拉市海；平时相晤，交流、探讨丽江的历史文化以及旅游现状，由此留下了美好的回忆。他在多年实地考察、文献搜集，结合教学实践的积累基础上，于 2005 年出版了《丽江旅游》一书，颇受广大游客及导游的欢迎。新书出版后，我们到杨老师家里庆贺，也就在那一次认识了平女。平女是杨老师的爱人。其实在见面之前，在《丽江日报》、《丽江教育》等刊物上多次读过平女的文章，其文多为民俗风情、游记杂感之类，文风平实醇厚，原以为是一个中青年文学爱好者，不期见面时差不多要退休了。平女是平民之女之意，民女也就是民家之女，民家是白族的自称，平女是九河白族人，姓姚，我总以姚老师敬称。

今年 4 月份，杨老师伉俪找到我，拿给我一沓厚厚的《白乡拾穗》打印稿，说是平女所作，准备年内出版，要我看看稿子。我又吃了一惊，几年不见，姚老师也厚积薄发，与杨老师比翼齐飞了。随手翻阅，不禁为里面内容所吸引，不忍罢手，不觉间看了三个多小时。我在读研究生时读的是民俗学，十多年来的田野学术生涯，感受到了民间文化多舛的命运：有少数的民间文化被市场魔力点化成金，招摇过市，但过一段时间后渐渐枯萎窒息，一旦脱离了那个成长的文化空间，它就无异于鱼儿离开了水，人离开了空气；更多的民间文化是藏在深山人未识，它们的命运是自生自灭，花开花落两由之。所以说，每一项文化遗产背后都要

有热爱它、关注它、呵护它的人，而不仅仅为政绩、金钱所左右。

顾名思义，书名为《白乡拾穗》，内容大多是以白族的历史、民俗文化为主，不是鸿篇巨制，故谦称为“拾穗”。姚老师是丽江白族文化的拾穗者，正如文中自白：“六七岁小孩，干不动重活，就去捡拾撒落在田里的穗儿，叫‘颗粒归仓’，于是，我坚持了下来。”没有一种挚爱与乐趣，这样的坚持是很难的。毕竟这是件自找的苦差使，大到重大历史线索，小到一句口头谚语，都要去查阅资料，下乡调查，而这些整理出来的成果，既不属于工作成果，因为姚老师退休前的工作是中小学教师培训和中小学语文教学教研，也不属于课题任务，都是兴趣使然，责任使然。姚老师自幼生长于丽江最大的白族村——玉龙县九河乡龙应村，自小同村民边上山下田劳作，边听故事、唱白曲，深受白族文化熏陶，并深深影响了她的大半辈子，这也是此书的初衷：“我手握这束书穗，献给我的民族，献给我的故土，献给我的亲人。”

这是一本关于白族民俗文化的书，文本体例分为白族概述、历史足迹、宗教习俗、恋爱婚姻、男匠女耕、岁时节庆、称谓礼仪、语言与性格、风味饮食、记忆絮语、文学艺术等十一个部分，各个部分详略不等，但都以白族地方文化为经线，以自己的经历、感悟、思考为纬线，编织出了一幅绚烂多彩的白族文化织锦，或者说摆出了一桌活色生香的白族民间文化大餐。

尊重历史，还原真实是学术研究的最高原则。《用丽江白族语试读赵整歌谣“阿得脂”》、《往事越千年，多少疑问上心头》两文对丽江九河白族的历史进行了溯源，作者认为丽江九河白族系陇西白氏，与甘肃、临洮、关中一带还在讲“阿达、制达”、“雾达”、“阿妮妮”者有渊源关系。这不能不说是作者的创见，但她的创见是建立在前人成果与严实的田野调查之上的。作者从《晋书载记》等所记载的历史文献入手，并在大量参考了范义田、张旭、熊元正等学者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丽江著名学者范义田早在 20 世纪 40 年代就提出“今洱海区域之明（民）家人，即氏种遗裔也”。这与史学界上的羌裔说、土著说有较大的出入，后人研究中也并没有成为主流观点，且范义田论文多以文献考证为主，在朝代更替频繁、民族大融合、大迁徙又是错综复杂的历史背景下，这种文献考证也有局限性。作者把前人观点与丽江白族的语言、民俗、移民史相结合，进行了深入严谨的比较研究，由此得出了一家之言。学术为天下之公器，真理愈辩愈明，先不说此论是否成立，就从作者的研究态度、方法而言是可取的，值得倡扬以远。这比一味地宣扬“南京应天府人氏”、“天生地育的土著人”之类的说法更有坚实的历史气脉与研究支撑。

田野也是一种文献。不只是那些陵墓、石碑、建筑等埋藏的历史考古材料，至今仍在民间口耳相传、薪火不绝的神话、传说、故事、谚语、称谓、语言、岁时、习俗也是活着的“历史文献”，而且比那些历史物证更有鲜活力与文化韧劲。尤其是语言，是打开民族文化的一把钥匙。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说：“一个民族的语言就是本民族的精神，本民族的精神就是它的语言。”作者也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些口头传统所蕴涵的历史文化信息，通过大量鲜活的民间语言、习俗切入到深厚的历史脉络中，以小见大，淌出了一条条涓涓溪流。譬如从白族村名缀字的“登”字中考证白族与汉族文化的融合，折射白族村落的文化结构；从“蒿媯媯”细察白族婚恋的变迁；从“山神博”、“出门子”考察白族能工巧匠的神功绝技；从“日旺八”、“阳然”等词语中追寻地方岁时节庆的来龙去脉；“阿富甲”（老友）是一句在丽江较为普及的白族语，但大多不知其中典故，作者认为这也是一个“白语汉词”，是从“互奖”变异而来，互奖即是相互奖励、激励；同时，作者引入了大量的民谚、童谣以及习俗来佐证，折射了白族重情义、乐观向上的优秀品质。另外，文本通过大量穿插故事、传说、咒语、称谓、地名等民俗语言于日常生活、岁时节日、建

筑艺术、传统服饰、宗教信仰等文化事象中，使读者进入了一个瑰丽神奇、平和温馨、博大精深的白族文化世界中，令人流连忘返……

语言是交际工具。文化的意义在于交流，语言是不同民族文化交流的“活化石”。如果没有借鉴与交流，任何一个民族文化都不能独善其身；当然，任何族际文化交流不是无条件的吸收借鉴，而是在此基础上进行再创造，使之成为传统文化中的有机部分。正如范义田指出：“明家族者，汉与氏之混合种也。”这一观点也为大多史家所证实。白族语言中存在着大量的“白语汉词”现象，但这绝非简单的借用、引用，在汉词融入白族语言过程中，那些古词又有了新的发展和深化。如“琼”字，汉语中的“琼”只有“玉”、“美好”二义，而白语中却包含了高挑漂亮、美丽善良、白净体面、活泼开朗、吃苦耐劳等多种褒义内容，“琼”字成为褒扬白族妇女的常用词，应该说这是在汉语原义上予以了深化，这一过程与白族的历史文化又是紧密地融合在一起的。

语言学家索绪尔与雅格布逊再三强调，如果只是单纯地研究各民族语言的语音、词汇和语法，就无法抓住这一民族语言的本质，必须把这些语言学的东西置放于具体的民族文化的场域中，这样才能真正反映该民族语言的主要特征。它证明了“内语言”的存在，而且让我们注意到“内语言”与民族文化的依存关系。

语言单位是靠语法组织的，人类学家也注意到文化也存在着类似的现象。文化作为一个系统、整体，其组成部分也是靠内在的“语法”来组织、运行、调适。对于这一内在文化语法的运用，只有在这文化传统中受过熏陶成长的人才能运用自如，“运用之妙，在乎一心”。所以即使经过培训掌握了某一族群语言，也不一定能够把握这一族群文化，它需要一个潜移默化的沉淀、濡染过程。从这一角度而言，文化自观也有它的优势，他观虽有“客观”、“理性”之优势，但也存在难以深入文化内层的短板。

加上当下学术研究存在着功利化、泡沫化、庸俗化之倾向，不少田野调查更多是浮光掠影、浅尝辄止，所炮制的结论也是泛泛而谈，甚至张冠李戴、本末倒置。把泸沽湖幻化为自由极乐世界，把古城称为艳遇之都，无一不是这种他观的结果。

姚老师自幼对母族文化耳濡目染，并经常回访探查，对白族文化有着深刻的理解。她长期在丽江工作，在空间、时间上与家乡保持了一段距离；同时，由于工作环境、工作要求、交往群体等外在因素的改变，她的思想、关注点、想法不可能与村里的发小仍一模一样，我想村里的同伴不会去绞尽脑汁地深思白族与氏人的历史关系。从这个意义上，作者的身份包含了“我者中的他者”双重视角，这种视角的改变，使她对家乡的挚爱更多了一份理性与智慧。

不止一次听到把研究本民族文化的学者定位为民族中心主义者，也确实有些学者生怕被标上某某民族学者，好似一旦有了这一标签就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学者了。其实，谁不爱自己的母亲？谁不在自己的民族中，世界的人类哪个不是某个民族的成员？脱离了母族，能成为中国学者或世界学者？一个不爱自己家乡、母族的学者还是学者吗？我们能期望他能做出多大的研究成果？对这块土地的爱有多深，自己的责任就有多重，这种责任也是事业成功的动力保障。作者对自己的民族身份、创作动机并不避讳：“我更深深地理解了一个负载了沉重历史的民族，一个最懂得诗意栖居的民族，我为我的民族骄傲、自豪而欢愉。”这是值得肃然起敬的。

白族文化是丽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历史上白族与纳西族关系非同一般，东巴经中把白族视为兄弟，滇西汉学西渐过程中白族起了很大作用，白族同兄弟民族一道也为丽江的文明进程作出了突出贡献。直到当代，黑龙潭重修、木府重建、古城的修旧如旧都留下了丽江白族能工巧匠的汗水，丽江城乡民宅建设中也少不了白族建筑艺人的参与；丽江白族与纳西族一直友好杂居相

处，古城区、玉龙县最大的乡就是金山乡、九河乡两个白族乡……两个民族的文化异而不同，并行不悖，美美与共，九河民间服饰就是这种文化融合的典范。毋庸讳言，“文化立市”的丽江，丽江白族文化研究处于滞后状态，整体研究力量薄弱，研究成果乏善可陈，与历史上白族人民所做出的贡献不成比例。我也多次在金山、九河、七河等地进行过田野调查，震撼于白族民间信仰的柔韧绵长，也痛惜于多少民间文化无可奈何花落去，而去抢救、搜集、研究的人员又太少太少……一个白族退休女教师，本来可以颐养天年，她却给自己提出了挑战，义无反顾地走向了这条回归之途，一次次走村访寨，回来后整理成文，继而反复修改，积腋成裘，终成大观。姚老师的这种努力是值得尊敬的。

突然想到，这种毅力与精神，不正是文中写到的青刺果的写照吗？青刺果是滇西北较为普遍的一种灌木，大多生长在荒山野岭，开的花不艳，结的果也不甜，更无法与盆景、梁柱木料相提并论，还浑身长刺，让人畏而远之。其实生长在农村的人就知道，这不起眼的青刺果浑身是宝，它的尖叶可以作酸菜，也可腌菜，作清汤可消炎止火；它的果可以榨油，青刺果油还是一剂绿色保健品，难怪九河白族人说它“能够打痹”；即使是带刺的青刺果枝条，村里人也会用来围栏、围田；青刺果还有宗教功能，在民间，通常把枝条挂到家门口或里屋门顶上，认为借此可达驱邪禳灾之效。

春光烂漫，百花争艳之时，青刺花是平淡无奇的，但村里人知道花开后的虚实。在丽江文化园地里，这本书犹如一朵青刺花，不算什么鸿文巨著，但相信会有它的位置，尤其在丽江白族民俗文化研究领域中，它的价值与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但愿有更多的青刺花竞相开放。

于丽江恒佑斋

2011年9月21日

目 录

一、白族概述	(1)
二、历史足迹	(13)
用丽江白族语试读赵整歌谣“阿得脂”	(14)
往事越千年，多少疑问上心头	(26)
回响历史足音的九河地名	(33)
解放初期九河地下党革命史实	(52)
金山白族歌谣中的史迹	(61)
三、宗教习俗	(77)
九河多元宗教信仰	(78)
多元宗教信仰渗透下的习俗	(111)
四、恋爱婚姻	(135)
人约黄昏歌呼呼	(136)
从“蒿媯婀”看婚恋变迁史	(142)
妙趣横生的婚礼	(153)
哭嫁，震撼人心的抒情悲歌	(160)
五、男匠女耕	(163)
“出门子”，天生的艺术家	(164)
“山神博”访谈录	(172)
农耕主力“琼女子”	(186)
五月秧踪田家乐	(194)

种植稻谷，崇敬稻谷	(198)
功勋赫赫的农具	(207)
六、岁时节庆	(225)
正月竖松、祭天、荡秋千	(226)
“日旺八”野炊“做鸡雏”	(230)
三月清明上坟头	(235)
四月立夏去沐浴	(237)
五月农忙缝香包	(240)
六月“阳然”、“火把”连着过	(243)
七月中元祭先翁	(247)
八月十五拜月亮	(250)
九月朝斗拜神佛	(252)
十月尝新谢天地	(254)
冬至前后杀年猪	(256)
腊月除秽迎新年	(259)
七、称谓礼仪	(265)
乳名趣谈	(266)
称谓刍议	(271)
“阿富甲”语义考略	(277)
八、语言与性格	(281)
语言艺术审美初探	(282)
“蛇咬、树砸”等咒骂语释读	(291)
“辣子勒哺夜克”	(296)

九、风味饮食	(301)
“九河人，吃豆叶”	(302)
“打癆”的青刺果油	(305)
蔓蓝菜酸菜，母女不相送	(308)
鸡豆凉粉家家有	(310)
猪肝鲈及其他辣子酱	(313)
十、记忆絮语	(315)
水声、磨声、碓声合奏生活交响曲	(316)
一双草鞋，足行天下	(320)
“嘘哧嘘”，锯木板	(324)
赵大妈的故事	(326)
鼠公，鼠母，请吃米酒来	(331)
大哥，昨天结婚那家哪一家	(333)
大白天见天上星	(335)
庙里妖精是壁虱	(336)
十一、文学艺术	(337)
民间故事传说	(338)
美妙的童谣	(364)
民歌的文化意蕴	(376)
曲海拾贝	(387)
附：白语对联、祭文选	(445)
参考书目	(454)
后记	(455)
访谈名录	(457)

—
白
族
概
述



白族是一个历史悠久文化灿烂的民族，自称“白子”、“白女”、“白伙”、“白尼”，他称有“勒哺”、“勒墨”、“那马”、“明家”、“民家”等几十种。白族先民，在不同的史籍中有不同的称谓，秦汉前称“氐人”、“僰人”、“郡夷”，魏晋南北朝称“陇氐”、“叟”、“下方夷”，唐宋称“西爨白蛮”、“白蛮”、“河蛮”，元称“白人”、“僰人”，明清以后称“白人”、“明家”、“民家”，1949年新中国成立，1956年11月，大理白族自治州成立，经国务院批准统一确定为白族。从自称来看，白族是一个尚白的民族，“氐人之崇拜明月，尚白色”，^①合乎“明家”之称，“而明家族之国曰白国，王曰白王，民曰白子者，白亦即僰，其族即陇蜀间之白氏与葭萌之称也”。^②从他称“勒哺”来看，纳西、藏族、白族最初是一母所生三弟兄，“说明白族和纳西自古就是关系很密切的兄弟民族”。^③从生活在怒江州一带的“勒墨”“那马”的称呼来看，对不同的地域有不同的称呼。从“民家”来看，显然是区别于“军家”而来。从“氐”“僰”“叟”“夷”“蛮”不同的称呼来看，可窥视到白族先人的迁徙线路及多源流的融合。

白族历史渊源流长。据很多史学家和白族文化专家论证，早在4000多年前的新石器时代，白族先民就生息繁衍在云南这片土地上，创造了原始的水稻农耕文明。秦汉前，白族先民北有氐人，南有“僰人”。氐人分布在今甘肃、陕西、四川相邻地带，从事畜牧业和农业。部落支系繁多，历史上常与羌合称为“氐羌”，两晋十六国时氐人曾建立“成汉”、“仇池”、“前秦”、“后凉”政权。中有“僰侯国”（今四川宜宾、云南昭通一带），西南有包括滇国在内的靡莫之属数十小国，秦汉时以“滇僰”为基

① 《范义田文集》上集，第四章第四节，云南民族出版社，第85页。

② 《范义田文集》，第三章第一节，云南民族出版社，第45页。

③ 张旭：《大理白族史探索》，云南人民出版社。

础建立了“滇国”。^① 唐代彝、白两族以洱海为中心建立了统一云南的南诏国。宋代建立了以白族为主体的大理国。元代建立云南行省，设大理总管。明朝，云南成为明朝的一个行省，实行改土归流政策。清大体延续明代建制。在几千年的历史演变过程中，公元前 286 年楚国庄蹻率众入滇，秦开凿五尺道，汉武帝发兵治“南夷道”、“赐滇王印”，三国诸葛亮南征，氏人、爨人南迁，晋氏人苻坚占领益州，邛、笮、夜郎归附，五胡十六国之后，陇西白氏南迁入滇，“诸爨豪乱”，公元 664 年唐置姚州都督府，公元 738 年合六诏于一，唐封皮逻阁为“云南王”，公元 754 年李宓攻南诏全军覆没，公元 794 年南诏战吐蕃取铁桥，公元 937 年段思平建大理国，公元 1253 年元军攻大理城，公元 1274 年元设云南行中书省，爨爨军随元出征流落湖南桑植，公元 1381 年明 30 万大军平定云南，多次移民实行军屯、民屯、商屯，史称百万移民入滇^②。据《洪武实录》载：“修浚城隍，建谯楼，创庐舍，分市里，筑堤防，严斥候，又开白盐井以通课利，发始安辑。”仅公元 1398 年就移南京 30 万人入滇^③……追溯白族形成和发展渊源，今天的白族继承和融合了元明清而来，元明清是由大理国而来，以白族为主体的大理国是继承和发展了南诏文化，南诏文化主要源于两晋南北朝的爨文化，爨文化则由滇文化而来，滇文化一定程度上受周秦时期楚、蜀文化的影响。这漫长而沉甸甸的历史，这大大小小的难以计数的征战、迁徙、垦殖，使白族在形成过程中，除洱海地区古代各族互相同化或融合外，还同化或融合了大量的汉族和其他民族。“滇爨、叟、爨（西爨白蛮）是汉唐间白族先民的主体族”，“但在其发展和形成的过程中，还同化或融合了一些其他族体的人民。当然，同时也有一些本族人民分化出去加入了其他族体”。^④ 由此可见，白族的形成是多源流的。而

①②③ 《白族简史》编写组：《白族简史》，民族出版社。

④ 《白族简史》编写组：《白族简史》，民族出版社。

这多源的族流融合，决定了白族在云南历史上的重要地位，决定了白族文化的灿烂辉煌，决定了她在云南二十多个少数民族中异彩纷呈的特点。

1. 人口多，区域跨度大。由于历史的更迭，民族的融合，云南白族在吸纳大量中原人口的同时，也有很多白族先民融入到汉族之中，如今天在甘肃、陕西说着“制达”“雾达”方言者，就是陇氏人融入到汉族之中的历史沉淀。此外，也有由云南征发大批云南人到中原征战，从而遗落在中原者。遗落中原者，有的融入到别的民族中，如东北的白族村，《奉天通志》载：“清初三藩降卒，当初由云南拨来八百八十四户，分布边台守边排壕，驿站传递文书。”有的固守着自己的民族之称，如湖南桑植等地，是公元1258年随兀良合台蒙军攻南宋的爨焚军之一部分流落下来，于1984年湖南省人民政府认定桑植“民家人”为白族。根据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统计，白族人数1 858 063人，大部分聚居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和昆明、丽江、楚雄、保山、怒江等地，贵州毕节市、六盘水市、安顺市，四川凉山州，湖南张家界、怀化、沅陵、常德，湖北恩施州等地有少量聚居区，其他散居于全国乃至世界各地。

2. 灿烂辉煌的文化。大理宾川白羊村、晋宁石寨山、苍洱马龙等多处文化遗址发掘的大量石器、陶器表明，早在距今4000年前，滇池、洱海区域就已处于原始社会，剑川海门口遗址不仅有大量的石器陶器，还出土青铜器，有制造铜器的石范，发现人



村民珍藏的道教经书

工栽培作物带芒的粳稻等，标志着3 000多年前，滇西北开始跨

入金属时代初期。^①自庄跻入滇、秦通五尺道、汉武帝置益州郡始，一代代的中原文化不断进入滇樊人居住地，大力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到南诏进入奴隶制时期，洱海地区已广泛使用牛耕，开始兴修水利，纺织业和采矿业也很发达，剑川、云龙多处盐井已开采。有强大经济基础广修城镇、宫殿、寺庙，仅劝丰佑年间所建的崇圣寺，就有房屋 390 间，佛像 11 100 尊，共用铜 45 550 斤，昆明五华楼、东寺塔、西寺塔也是这一时期所建。剑川石宝山佛教圣地及石窟建筑群已从唐朝开始修筑到宋大理国时期。大理国时期进入农奴制，畜牧业、手工业、商业进一步发展，马、刀、漆器、药材大量输往内地，大理刀已闻名全国，被形容为“吹毛透风”，鄯阐城（今昆明）已成了和内地贸易的新兴商业城市，农村集镇已开始形成。到了元、明、清时代，白族进入封建地主社会，军屯民屯的实施，水利工程的修建，使不少干旱的田坝变成千顷良田，“舂碓用泉，不劳人力”的水力技术得到广泛应用。农业和手工业得到发展，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产生了许多集市和城镇。^②在以后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里，白族人民同全国其他各族人民一道，进行了英勇不屈的斗争，涌现出大批仁人志士及可歌可泣的事迹，迎来了民族大团结的新中国。在历史演变中，古代白族人在不断吸取优秀文化特别是汉族文化的过程中，创造了本民族丰富多彩的文化。拥有了比较先进的农业、水利、历法和气象知识，民间直到如今不少老人仍以十二属相纪日。掌握了先进的建筑技术，并把绘画、书法、雕刻融入其中，各种工匠遍布云南、西藏乃至全国各地。文学艺术日臻丰富，踏歌劳作，人人随编随唱……

①② 《白族简史》编写组：《白族简史》，民族出版社。